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平齋文集

二

卷十五至卷三十二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六七—六八）

平齋文集（三冊） 宋洪咨夔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1985年2月

平齋文集卷第十五

內制二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戶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朕自親政以來臺諫以直聲著者必超軼等級而進之所以勸敢言廣忠益也卿氣壯而材茂識高而論偉繇分察再遷察非法於殿中暴未殄之惡折方萌之姦蹇蹇匪躬聞于天下朕甚器其直稽諸故府臺臣以供奉赤墀攝貳版部僅一二見如卿即日爲真亦足昭眷簡之殊旌拔之異矣矧嘗考覈郡國計簿具見本末理財有疏義利之辨尤

嚴令特舉而措之毋多遜所辭宜不允

權戶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戶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令貢賦抑其細也而後世
專以理財爲職卿本固而末茂外寬而內明踐敷
所至務以有餘不敢盡之意寓於政事攝貳地卿
恂恂如不能言而鉤索原委檢覈滲漏吏無所容
其欺心計精矣就俾爲真用懋前業夫天下大計
分隸四總其入于版曹者纔二十七郡生寡而食
衆用疾而爲舒故常患不澹鞭筭笏畫之長朕方
以陳恕望卿勿辭可也所辭宜不允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有虞氏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故直直故清也知此然後可以爲禮樂之官卿務敬以直內之學有淵乎似道之風甘泉之論思露門之勸講責難陳善備罄忠益而不汲汲於進寅直清矣若昔折民惟刑與降典相爲表裏疇庸邦憲之平正序春官之貳選妙望華朕命惟允齊仲孫來省難知魯秉周禮而不敢動晉欲服楚必先大蒐被廬示之禮時方多艱卿其思所以尊吾國者徒鳴其謙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權兵部侍郎趙彥幟辭免除兵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卿學問造乎精微論議根乎正大垂紳端笏於朝
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也引年告歸朕以金華之
業未竟擢繇武部之最就進貳卿之真亦可爲勉
留矣而猶以歸諗歷觀在廷番番黃髮我尚有之
而公族之年耆德明孰踰卿者四郊多壘主憂則
臣辱同姓之老方與國同其戚休而忍不爲朕修
九伐之灋明七德之武遽舍之去乎其彊起就厥
位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
彥幟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
撰恩命不允詔

經者道之綱也史者事之紀也八書十志而下述
作紛紛經學之不明也深於經則必良於史卿學
有師傳晚造自得邇英論說析微抉隱多先儒所
未發用力於經深矣典謨歷代之軌範春秋百王
之繩墨記言動者祖焉卿能以經法爲史法品藻
實錄方將軼遷董而上之進參纂修尚奚遜所辭
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

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
自昔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玩天變而不知懼間
者雷洊發於首春雷君象也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朕方引咎修省卿等亦以陽不歛藏俟罪于家上
下相與儆懼若此吾國其庶幾乎漢丙魏同心輔
政風雨災變時氣失節皆惕然以爲己憂而中興
之治成卿宜一乃心德圖所以回天意者移災股
肱非朕志也明發其率百辟以朝端朔所請宜不
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
蒲散 天基聖節乞許免肆筵不允詔

朕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星雷示
變天所以大儆朕也而卿等職思其憂莫不震恐
引慝可謂得交修之誼矣然損貴酌損節戒苦節
禮以義起必惟厥中朕於誕日既寢上壽之禮群
臣嘉賓之式燕可盡略乎勉體示慈之意毋勤引
避之嫌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鄭性之奏爲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
不允詔

廼立春再翼日庚戌殷雷始發又再翼日壬子而
震少陽驟洩恐懼靡寧故預戒百官天基節寢介

壽輟用樂庶幾上荅天譴卿乃謂咎在臣等乞加
顯黜昔我仁祖以春雷爲異明詔責躬曷嘗歸過
股肱卿宜悉心輔朕以兢兢致福勿復辭責所請
宜不允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恩
命不允詔

周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師氏以媿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玉朝自唐以來瑤牒之纂修經
緯之誦說蓋昉諸此而兼其長爲難卿着御史之
冠曳尚書之履聲稱籍甚而執春秋一經以陪緝
熙之講尤多所發明朕孰察所韞閣中而肆外故

以開元褚無量開成李衢之職兼命之進而勸讀則明引君於當道之誼退而撰次則用大事書於策之法恢乎有餘地也所辭宜不允

戶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文以氣爲主職史事者有直氣則無曲筆卿以學問養集義之氣頃爲御史不爲強禦屈剛且直矣進升言語侍從之聯參舉紀傳編年之法以前日之是非一時者榮辱百世均是氣也況司馬遷之進茹雄崇執利班固之否正直輕仁義曾莫能當卿麾訶之餘鋒一代大典久未就緒非卿其誰宜

爲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趙彥忱辭免侍講恩命不允
詔

元祐中程頤爲說書以敬涵養君德范祖禹爲侍
講以和開導主意親學士大夫之益如此朕知卿
和而能敬始進之以頤今進之以祖禹德性之迪
意嚮之正惟吾宗老是準異擯來上謂究心自得
而無能悟主朕實愧焉雖然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亦惟卿勉之所辭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

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免退伏田里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夏正月也劉向謂雷未可
以發而發陽不能閉陰之象故邇者雷發於春始
朕甚懼焉丞相與國同其戚休旣夙夜熏心圖答
譴告積陰隨霽矣而猶執咎不自已夫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元首股肱交相儆戒固應天之實然宣
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詎嘗分過於申伯仲山甫
哉況今外患未弭內治未飭朕方倚丞相如左右
手其安厥位懋我政事以保乂我有夏穆我天緯
毋輕於奉身而退以孤朕也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臺上表辭免
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朝廷以耆儒而尊故國以世臣而重朕萬里召卿
期以爲股肱心膂詎肯使一日去脩門哉惟西土
嘗不靖朕爲之廢寢食者累月峨英岷秀盡萃王
庭鄉大夫之舊德宿望莫有留者拊髀躊躇憂顧
無所寄然後知李良在隨廉頗用趙之足以重鄉
國也輟經幄之優進書殿之重高牙大纛歸鎮鳴
珂薦紳父老念疇昔綏靖之勲猶在必動色相告
坤維可無憂矣况峻職以尚賢即家而爲守在蜀
纔止一人朕於卿可謂盡體貌之宜往哉毋以中

外爲間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臺再上表辭
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孔子自衛而反魯孟軻去齊而歸鄒弗逢其時乃
諉諸命卿心存於致主朕志切於用賢將以有行
未爲不遇曩頻年外服嘗著績於制垣今再歲中
朝遂眡班於執政雍容勸讀繾綣給扶顧圖任之
念未忘何引謝之章屢至躋隆名於祕殿建巨屏
於故鄉歷考前聞罕見近比相如之諭蜀道方來
弩矢之迎買臣之守會稽何勤印綬之上諒薄言
於畫繡尚遠告於辰猶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淮南東路安撫
制置使兼知揚州軍州事趙葵以護邊
無狀乞賜罷歸不允詔

善射或失於百命中之餘良醫多得於三折肱之
後此操危慮深者所以達也卿蚤懷智略銳赴事
功雖鳴劒伊吾之志未酬而堅壁細柳之風猶在
梁荆倂擾淮獨晏然涉歷多而識慮老可與圖守
矣邊烽少歛亟上歸請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賊情叵測吾圉尚䟽卿宜日討軍實思
敵王愾其可遽奉身而退乎所請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剛修勅

令官趙立夫乞昇叢祠不允詔

漢張蒼爲計相更以列侯主計唐劉晏自度支領租庸鹽鐵至僕射猶領使如舊理財不宿其官簿書放紛吏並緣爲姦利雖竭江河之入莫供尾閭之泄也卿踐更中外之久財賦脉絡洞燭表裏而姿稟靜固精力彊又又足以行之左戶爲真朕方委重閱日幾何遽以春衣辨集而求均佚蒼晏職業僅以是自諉耶維時調度孔殷尚究爾材毋曠吾事所請宜不允

朝奉大夫權工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李鳴復辭免